

刘子久



支拉前锦
刘子久画



中国名画家全集

刘子久

著 • 何延喆 刘家晶



河北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刘子久 / 何延喆, 刘家晶著. — 石家庄:
河北教育出版社, 2008.4
ISBN 978-7-5434-6599-2

I. 刘… II. ①何…②刘… III. 中国画—作品
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J222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126709 号

中国名画家全集

刘子久

著/ 何延喆 刘家晶

出版发行 / 河北教育出版社 (石家庄市联盟路 705 号, 邮编 050061)

出 品 / 北京颂雅风文化艺术中心

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72 号 3 号楼 2 层, 邮编 100101

电 话 010-84853332, E-mail: songyafeng666@sohu.com

网 址 www.songyafeng.net

编辑总监 / 刘 峥

责任编辑 / 张天漫

编辑助理 / 王 琳

版式设计 / 张 凯

制 版 / 北京今日新雅彩印制版有限公司

印 刷 / 北京时尚兴裕印刷制版有限公司

开 本 / 880×1230 1/32 7 印张

出版日期 /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/ ISBN 978-7-5434-6599-2

定 价 / 68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前言

王亚民

画者，本于天地之灵气，结于人心之妙想。画家立于天地之间，万象在旁，神思融趣，忽然划然，振笔直遂，以追其所见所闻所感；绝叫一声，纵横万状，以成精品。吾国绘画渊源有自，自晋顾恺之，千数百年来，流派林立，代不乏贤；泊乎南北，哲匠间出，风格迥异，自成风范；浩浩长江，巍巍昆仑，不足以道其高远。后人欲知其详窥其妙，难矣。

予生不能为画，而纵观古今名家之作，与其一时不得不然之变，始知法后能知无法。前辈有言，此道中尽可寄兴，其然欤？展读历代名迹，更觉其法如镜花水月，宛然有之，不可把捉；而其无法，如长天清水，茫宕无际。

吾社襄集今古，选历代名家之尤者，道其生平事迹、画论理念、技法特色、前传后承，使览者窥一斑而见全豹，知一画师而晓一代之画，读数十名画家之集，而知吾国数千年绘画文明之概况。

盖因年代久远，战乱频仍，名画流失损坏者不可胜记。因有名家而画不存者，有画虽存而寥寥几稀者，有画家虽名，而其生平行藏不见于记载者，是故图文存世不多，介绍不可周全，乃使数人一集，聊胜于无也。

昔欧阳询编《艺文类聚》有云：“欲使家富隋珠，人怀锦玉，以为前辈缀集，各抒其意。”此集之意也。

目 录

生平传略_____ 6

- 一湾卫水好家居 / 7 少壮混沌凿 / 9
行迹遍燕北 / 14 琉璃厂内十大湖 / 20
只是当时已惘然 / 26 金城의 师生情 / 32
就职天津市立美术馆 / 43 人间正道是沧桑 / 55
新年画的启示 / 62 立足传统 面向当代 / 64
几度云帆沧海 / 72 丹青不知老将至 / 81

艺术成就_____ 90

花鸟卷_____ 91

- 入门与起步 / 91 发于古人 师于造化 源于胸襟 / 95
视野广阔 体察幽微 / 98 法功于化 / 109 小 结 / 114

山水画 115

缘起 / 115 望尽天涯路 / 117

从自然声响到时代之音 / 142

神趣出玄巧 氤氲入化工 / 163 小结 / 169

各家评论摘录 172

年表简编 184

附：常用印章 210

附：主要传世作品目录 214

后记 222



生平传略

一湾卫水好家居

2004年夏，一代国画宗师刘子久先生的老宅与周边的大片旧居一起，被夷为平地。那是因为海河工程和拆迁的需要。就连“西窑洼”这个地名也不复存在了。以后的人们只能从地方志中获得那个地方的些许影像。随着新建筑的崛起，有谁还会知道，一位著名画家曾经在这里生活了八十多年。在这里操劳，在这里创作，在这里接待客人、学生，一张张永存世间的珍品从这里流向社会，进入展览馆、博物馆和出版社。他的一生，活得沧桑，活得坎坷，活得实在，活得充实。一步一个脚印是他长期一贯的心情。

1891年夏历五月，刘子久出生在西窑洼中兴胡同刘家大院。刘子久的先人也是600年前天津建卫前后江南移民的一支，他们经过长途的跋涉，远离世居的故乡，成为这里永久的居民，世代扎根在三岔河口这块热土之上。

刘家大院建在北运河的堤埝之下，院内大小房屋上百间，虽然门楣颓然，建筑老旧，然而清嘉安详，颇为别致。避却闹市而不乏人气之盛，风尘未远却有自然之趣。巷陌行人之闲，青李来禽之幽，端的是“一湾卫水好家居”（《津门纪略》卷九）的去处。大院北侧100米处是北国闻名的古刹“大悲禅院”，那里不仅是佛门弟子诵经清修之地，更是历代文人学士、往来客商浏览游憩、参礼膜拜之所。当疏钟回荡在三岔河口朦胧夜色中时，在傍岸的连墙集艘中，触动了多少游子那悠悠乡思之梦。座落在母亲河与梵刹之间的刘家大院，自然而然地带上了几分历史文化的色泽。

刘氏家族的兴旺起自18世纪30年代的雍乾之际，祖公刘国祥创下基业，维系小康。至第四代，分两支相传，长兄刘文彬经商，做绸布营生，家业殷盛，有

四男一女。弟刘文濬，以医术养家，生有六男二女。子久先生为刘文濬的第五子，本名光城。在家族大排行中行九，故取字“紫九”。成年之后更字子久，入北京中国画研究会时由业师金北楼赐字“饮湖”，晚年题画偶以“观成”为号。

刘家的处世思想讲求实际，不慕高额盈利，但求平安稳定，所谓“一艺在手，吃穿不愁”，靠自己的一技之长和诚实劳动，保持温馨和顺的生活。鼓励子弟读书，但却本着“为学不求入仕”的原则，用天津的方言说就是“不混官面儿”。在文化观念上也相对比较开放，常以津门百姓流传的一句话来训诫子女，即：“家趁千金万斗粮，不如送儿上学堂。”无论多么节俭，都不忘为晚辈筹措书粮之资，让他们读书习艺，按部就班地走入衣食少忧的学生生涯。堂上的架格书圃，决不是为了装点门面。除了《仁术便览》、《寿世保元》等医书之外，文典经史也盈橱满篋。子久先生自幼受到家庭环境的濡染熏陶，养成了冲和谦逊的情操和好学上进的品性。

少年的刘子久，与一般的孩子相比没有什么特别之处，憨厚的外表将内在的智慧包裹得严严实实。所不同的是，好东涂西抹，写写画画。他喜欢一个人独来独往，有一颗孤独而又起伏不定的心。一个人读书思索是他莫大的乐趣。特别是家中藏有一套19世纪80年代销行的石印本《芥子园画谱》，对少年子久有着神奇的吸引力。他用写仿用的元书纸一页一页地临摹着，独自品味着那些许成功的喜悦，也吞咽着不得要领的涩果。画谱启引着他他对自然的无限向往，他曾听家人说，从家院旁流淌的河水，是从山上流下来的，山是什么样的，是画谱中所描述的那样吗？他面对着墨点、墨线构成的山石，怀想和感觉着它们真正的模样，从画面的单纯和素朴中去感知着、寻觅着。他多么希望有朝一日能亲手触摸那大山巨石，

像李白、苏轼那样直面从天而降的瀑布，沿着山路步出云表，登上那象征人生辉煌的顶峰。

少壮混沌凿

在人生的旅途中，机遇常常会不期而至，它有时与你擦肩而过，有时会改写你生命的历史。诚然，机遇眷顾理想的不懈追求者，但是机遇有时也关照主体对理想的暂时放弃，从不是机遇的机遇中开辟出一条自我实现的道路。

刘子久十余岁时，二哥刘光镛从外地回津承继父业行医。光镛比刘子久年长 16 岁，早年毕业于保定武备学堂军医专业，业余喜好书画，好结交书画名人，虽绘画技术未达至境，但见闻颇广，眼力不低。二哥对子久平时的涂鸦作品不时评点，子久也经常观看二哥作画，使自己的画技画貌大为改观。在南开中学读书时，对铅笔画、钢笔画、水彩画等西洋写实绘画也普遍产生了浓厚的兴趣。

他在绘画上的投注和付出，唤醒了他心灵中许多美好的东西，他是多么想锻造自己的艺术人生，长期徜徉在精神的家园之中。然而现实却无



刘子久在北海公园观察太湖石

情地阻碍着他对理想的企盼，消解着他纯洁而天真的愿望。刘门夙以岐黄仁术传家，祖上未出过一个画家。长辈固然对子久的才华感到欣喜，但是一涉及到立业成家这个现实问题，就会给他泼一点儿冷水。的确，自打有了窑洼这个地方，也没出过一个靠画画儿养家的人。你二哥画得那么好，不也得行医吃饭吗？况且，要想在画画上有出息，必须得有名师指点，你到哪儿去找？少年刘子久，虽然胸中交织着纷乱的网络，但他还是不肯轻易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。

1916年，刘子久做出了他人生的重大抉择，考取了北京中央陆军测量学校高等专科班，主修地质专业。有这样一段求学经历，在中外古今画家中可谓是绝无仅有的孤例。当刘子久成为驰名国内的画家和美术教育家之后，不时有人向他提出疑问，究竟为什么在学业志愿上选择了地质，又为什么从地质工作转而从事国画事业呢？地质与国画之间又存在什么关系吗？子久先生饶有兴致地谈起了他少年时代的一段经历。

在刘家大院以东不远处（在今天天纬路与五马路交口处），有一所晚清建立的蒙养院，是对学龄前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地方，也是女师学堂学生实习的场所。1909年，中国地学会成立，会址就设在蒙养院内。该会是中国最早的地学科学研究团体，发起人为北洋女师学堂教务长张相文（1866～1933）。该人抱有科学救国愿望，究心于地舆科学，热衷于新式教育，并积极投身于民主革命事业。参与创办者还有张伯苓、孙师郑、吴鼎昌、白雅雨等。晚清郑观应《盛世危言·西学》云：“所谓地学者，以地舆为纲，而一切测量、经纬、种植、车舟、兵阵诸艺，皆由地学以推至其极者也。”虽然其知识涵盖极其深邃广泛，但其研究对象则特指地质学与地理学。



桃花胜地图扇 15.5cm × 43cm



江边聆听图扇 15.5cm × 43c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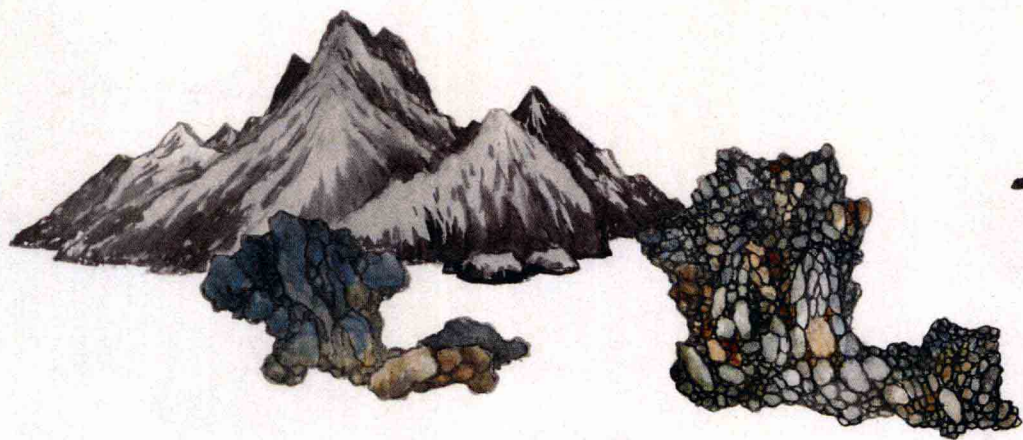


花卉图扇 1925 年

地学会不但倡导学术研究,而且关注地学知识的普及宣传。除了编纂发行《地学杂志》流行于社会之外,还不时搞一些图片展示和举办通俗的讲座。就读中学的刘子久出于年青人的好奇心和求知欲,也经常光顾地学会,聆听专家的演讲和参观展室的陈列,渐渐地对地学知识产生了兴趣。尤其看到《地学杂志》第一二两期发表的卮荣光《直隶地质图》、《直隶石层古迹(化石)图》等资料,心中更是激动不已。图上所示燕冀一带地形、地貌、水系、城市、铁路等地理和地质的诸多信息,对他产生了不小的吸引力。他不时地将各种地质地貌与《芥子园画谱》中的山石形态互为联想。想起古代山水画家宗炳、王微、荆浩、郭熙等都有一定的地学知识。所以清代山水画家笪重光在他的画论中便强调:“分五行而辨体,峰势同形,谙于地理。”(《画筌》)子久先生对石头的形貌似乎有着天生的情结,无论是园林中的假山,还是盆景中的山石,或是海河堤岸上的斑痕,乃至煤块中



竹石图 32.5cm × 32cm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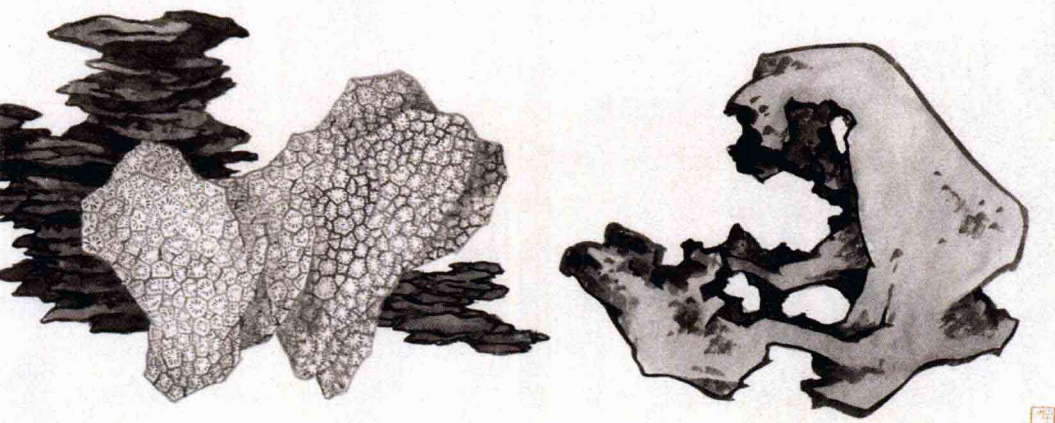
山石标本 29cm × 123cm

有纹理形态者，他都喜欢凝神端详，从中品味玄机妙趣。在求学的道路上，他对地质学、测量学的取向，出于他对山水自然的向往，也出于他探求山川奥秘的强烈愿望。当然，在他中学毕业的年月，美术院校还没有建立，否则他一定会有另外的选择。

与生存这个现实问题相较量，个人理想往往不堪一击。暂且收起那意欲放飞的心志，或许从未来的荆棘中会踏出一派别样的风景。他的画梦何时能圆？机会和运气会眷顾他吗？

行迹遍燕北

燕山为北国名山，不仅奇秀壮美，而且是一个天然的地质博物馆。光京郊一带就有许多名胜，如海拔二千余米的百花山，比西岳华山高出二百多米，其深秀



雄险可比庐山、泰山。门头沟附近的妙峰山，丘壑起伏，翠柏满山，溪流穿谷，景致甚佳。房山县境内的上方山，奇峰陡绝，古木森蔚，有“九洞十二峰”之奇景，为北方的喀斯特地貌。金北楼先生曾到此地游览，归后绘《上方仙境图》。元代的高克恭写《房山图》，“山南山北风景殊，妙写总能随笔墨”（朱德润《题高彦敬尚书房山图》）。还有数不清的名胜隐没郊野，鲜为人知，如清趣幽然的“铁壁银山”，路转峰回的“十二渡河”，有奇异画廊之称的“碓臼峪”，有“拾级逶迤入险峰”的“沟崖”等等。在未经旅游开发的年月，只有刘子久这样的地质测量人员才有幸深入其中，探奇揽胜，一睹风采。特别是不能像一般的写景采风那样观察取景，更不像旅游观光者那样走马观花，而是需要长时间地生活在那里，除了居住在山乡的村民家中之外，更多的是在野外搭起帐篷，风餐露宿，与山河为伴大地为伍。这时身边的人都无法捉摸这个思想怪绝的年轻人的行为和心路，他

正用一种自定的学习方向做超越凡近的努力，企盼着画梦成真。

从石景山沿永定河上溯，经三家店、青白口，到龙门涧，沿途数十公里，展现一带丰富而实在的地学景观。有永定河冲积物堆起的“积扇”，有沙砾层组成的“基座阶地”，有距今十亿年前的浅海动物化石，有地壳运动形成的岩石褶曲、节理和断裂，有熔浆侵喷凝成的火山岩体……那里曾是青年刘子久野外实习的课堂和地质勘测的现场。除了携带工具箱、仪器袋、绘图板与随身行李之外，他比同学、同事多备了几样东西：画本、画纸、墨盒、毛笔。一进入深山他便融入自然的怀抱，性极乐极、气象万千，将造化演变成生命的结构。那些年他积累了丰富的素材，不仅仅以物化的形式出现，更将它们融入自己的心中。

我国的地表形状，千差万殊，拔立的奇峰，瑰丽的峡谷，诡异的岩石，很早就已引起人们注意和赞叹，画家们更受到感染和启迪，“设奇巧之体势，写山水之纵横”，以画笔记录千形万状的地形结构。然而，古代科学尚未发达，人们对各种奇险壮丽的风景，只能流连徘徊、纵情讴歌，却无法做出科学的解释，常认为这是神工鬼斧所创设，是不可确知的“造化”成果，他们的成因是人力所不能揣测的。

即使是科学昌明的今天，地质测量学也不是一门十分普及的学科，人们往往是从地理课上了解一点点地质方面的常识。画家也不例外，他们在描绘山川时，更注重直觉观照，较多地从感性方面对其形状特征加以捕捉和表现。而刘子久，在古今山水画家中却是一个特殊的类型，他具有测量学工作者和山水画家双重身份。古今画家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全方位、多视角、广维度地体察燕山。延庆的八达岭、九顶峰，顺义的牛栏山，密云的古北口、雾灵山，抚宁的石门寨、牛心山，多少关隘、山口、河滩、谷地、断崖边、险峰顶，在人烟罕至之处，野兽出没之所，